

萧绎《金楼子》的版本及其写作时间

杜志强

梁元帝萧绎(508-555)字世诚,自号“金楼子”,梁武帝第七子,萧统、萧纲之弟。曾任梁朝江州刺史、荆州刺史等职。侯景之乱起,他帅军平定侯景之乱,登上皇位;承圣三年(555)西魏攻破江陵,俘虏并处死萧绎。萧绎颇有才华,著述丰富,诗、文、专著均有传世,《金楼子》就是他企图“立一家之言”的著作。然而,这部萧绎最为看重的著作却备受后人冷落,且残佚不全。本文将对《金楼子》的版本及其写作时间作较为详细的考订,希望这些考订能够抛砖引玉,引起学界对这一课题的更多关注和思考,并能给这一课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些参考。

一、《金楼子》的版本

萧绎著《金楼子》,《梁书》本纪不载,《南史》本纪只录书名而未言卷数;《隋志》记载较全,“《金楼子》十卷,梁元帝撰”,这是目前所见关于《金楼子》卷数的最早记载。此后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均载《金楼子》十卷,王尧臣等《崇文总目》、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所载亦同此,可见《金楼子》全书十卷,元代尚有足本流传。关于《金楼子》的篇数,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载为十五篇。晁氏生在南宋,所见当是《金楼子》全本,那么,《金楼子》其书原为十卷十五篇,无疑也。

今存《金楼子》仅辑本。《金楼子》于何时散佚了呢?《四库提要》卷一一七云:“至宋濂《诸子辨》、胡应麟《九流绪论》所列子部皆不及是书,知明初已渐湮晦,明季竟散亡。故马驥撰《绎史》,征采最博,亦自谓未见传本,仅从他书摭录数条也。”清代修《四库全书》,广泛搜求各种传本,也未搜集到《金楼子》的全本,只能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录出来;四库馆臣在提要中也明确指出《金楼子》在明初已少见传本,明末散佚。按,元初修《宋史》,《金楼子》尚全;宋濂历元末明初,又为明初馆阁重臣,其所见诸子的版本当较珍贵,而他著《诸子辨》也不列《金楼子》,大概此书这时确已散佚,故《金楼子》的散佚时间,当在元末明初。

现存《金楼子》辑本有一卷本与六卷本两种。一卷本有元末明初陶宗仪《说郛》(宛委山堂本)、明归有光《诸子汇函》本、《五朝小说》本(清据《说郛》、《说郛》续刊版重编印本)、《龙威秘书》本(清马俊良辑)、《五朝小说大观》本(上海扫叶山房1926年版),其中《五朝小说》本、《龙威秘书》本、《五朝小说大观》本均截录自《说郛》,系出同一辑本系统;《诸子汇函》本只辑录了两条,且认为《金楼子》的作者是西汉人(注:归有光题曰:“西汉人,避王莽之乱,著书数卷行世。”说甚谬误)。就具体内容而言,这些辑本都是割裂原文,摘录几条较生僻或不见于他书的新奇资料,甚至断章取义,且所辑内容均见于《四库》本,故现在看来,其文献和版本价值甚低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,诸本所录《金楼子》的内容基本都出自《志怪》、《杂说》两篇,内容属于南北朝的志怪小说^①。

今存《金楼子》六卷辑本,有《四库全书》本、《知不足斋》本、《百子全书》本、《龙溪精舍》本、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。五种版本除个别字有所不同外,其基本内容大体相同。有时同一内容在诸版本中分合不一,然由于原本已佚,我们今天也很难断言这种分合孰是孰非。各本所据以校勘的文献主要有:《尚书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春秋元命苞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说苑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

国志》、《抱朴子》、《晋书》、《幽明录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太平御览》等。

今之《金楼子》卷数从十卷佚为六卷、篇目则从十五篇佚为十四篇。现存《金楼子》六卷辑本,其最早之版本上源是元代至正间刻本。《四库提要》曰:“今检《永乐大典》各韵,尚颇载其逸文,核其所据,乃元至正间刻本。”四库馆臣在校校后,认为《永乐大典》中的《金楼子》是依据元代至正间刻本抄录。由于元刻本、《永乐大典》本早佚,无从核对。然今存《知不足斋》本《金楼子》后有“至正三年癸未岁春三月望日叶森书于西湖书院大学明新斋”的题记,这可证明其版本上源是元至正三年(1343)刻本。但是,《四库》本、《知不足斋》本虽均辑自《永乐大典》,可并非同一辑本,为说明其版本上源,先对《四库》本与《知不足斋》本之不同作些说明。

《知不足斋》本《金楼子》有汪辉祖的题跋:《书金楼子后》,从跋文中可知,该本《金楼子》乃清太史周仓从《永乐大典》辑录者,后辗转交至汪辉祖,再托付给长塘鲍氏刻印。《四库》本《金楼子》也辑自《永乐大典》,但由谁辑佚,无从得知。对照今存《四库》本《金楼子》与《知不足斋》本《金楼子》后即可发现,两本内容基本相同,但所下按语却多有不同;《四库》本亦附有校勘记,然以校勘的优劣言,长塘鲍氏之校勘显然略高一筹。所以就前文提及的“元至正三年刻”的版本标记而言,合理的推测只能是:这个标记来源于《永乐大典》本,四库馆臣据此认为《大典》本《金楼子》的版本上源是元至正间刻本;《知不足斋》本在辑佚时则将该标记也一并录入。

现存《金楼子》六卷辑本中,《四库》本与《知不足斋》本显非同一辑本,已如上述;其他诸本,则均出自《知不足斋》本。如民国郑国勋辑《龙溪精舍丛书》本、王云五主编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,均明言其所据乃《知不足斋》本;唯清崇文书局编《百子全书》本不见明确的题记,但将《百子》本与《知不足斋》本进行对照,就会发现两本内容包括校勘按语都基本相同,且均附有汪辉祖题跋,故可断定,《百子》本也出自《知不足斋》本。这里将诸本之关系作一图解:



就各本优劣言，长塘鲍氏之《知不足斋》本堪称优，然其书线装，流传较少，使用多有不便；《丛书集成》本在《知不足斋》本的基础上加以句读，虽然句读错误较多，但若加辨析，这些错误也较易辨正，故使用起来较他本仍方便许多。

二、《金楼子》的写作时间

1. 需要阐明的几个问题

《金楼子》其书内容较为驳杂，篇幅也较多，要考定其写作时间，笔者以为先需阐明以下问题：

(1)《金楼子》之成书，不会是仓促而成。萧绎著述之心、立言之志极为强烈，《金楼子》中明确标榜《金楼子》乃其立一家之言的著作，表明《金楼子》之著述是其宿愿^②。既然如此，则萧绎不会草率、仓促地完成《金楼子》是必然的，《金楼子》之著，必定有个收集材料、丰富思想的积累过程。刘跃进先生曾说：“倘若以本年（按：指中大通二年（530））为著《金楼子》之始，则该书写作前后竟花费了二十余年时间”；而在普通三年（522）下系曰：“萧绎十五岁，始著《金楼子》”，则刘先生又认为《金楼子》始作于普通三年（522），终于承圣二年（553），历时三十余年^③。对此，笔者不敢苟同，认为这种系年不足处有二：一、既然说萧绎“十五岁，始著《金楼子》”，为何计算《金楼子》的写作时间时又从中大通二年（530）算起？二、刘先生系年之根据是《金楼子序》中的一段话：“由是年在志学，躬自搜纂，以为一家之言……今纂开辟以来至乎耳目所接，即以先生为号，曰《金楼子》。”刘先生据此认为萧绎“年在志学”即撰《金楼子》。我以为，“由是年在志学，躬自搜纂”只能表明萧绎从此时即想立一家之言，并未言此时即撰《金楼子》；而“今”字亦表明叙述时间的转换。

又,《立言》:“予尝切齿淮南、不韦之书,谓为宾游所制,每至著间,不令宾客窥之也。”刘先生据此认为萧绎此时(按,指530年)已在写作《金楼子》。其实这句话只是萧绎强调自己的著述均出己手,并未说明此时正在写作《金楼子》。萧绎生平著述极丰,仅《隋志》载即有十五种,此句所述,安知非叙述其他著作的写作情况?笔者以为,萧绎的写作,以《金楼子》最为他本人重视,是他企图立一家之言、垂诸青史的著作,是他晚年的精心撰构。这并不否定《金楼子》的创作有一个积累材料和丰富思想的过程。其早年的学习、研究和著述均可看作是《金楼子》创作的积累过程;但要说《金楼子》成书历时二十余年,还欠准确。相较而言,刘汝霖《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》系年较准确^④,惜未列出证据。

(2)现存《金楼子》存目十四篇,各篇作时是否在同一年,还很难说。为此,笔者将对各篇作逐一考证,少数几篇无法考证者,则大体上服从其他各篇的作时。

(3)《金楼子》既为萧绎晚年所作,极有可能成于其登极之后,但为何全书未见一处以皇帝自居的口吻?笔者以为,《金楼子》既为子书,则萧绎完全是以一学人的身份从事著述,希望其作为“一家之言”传之久远,而非假其皇帝之权威使之流芳百世,因此萧绎完全没有必要以皇帝的口吻从事著述。这一点,前此之曹氏父子、同时之萧氏父子均是,非独萧绎,所以并不影响《金楼子》作于萧绎晚年的论点。

(4)现存《金楼子》乃辑本,各本均辑自《永乐大典》,而《金楼子》原书之各篇是否完全如此,还很难说。故以辑本《金楼子》之内容来考定原本《金楼子》的写作时间,会有一定不可靠性;但目前可据的资料仅此而已了。

2.《金楼子》各篇作时的逐一考证:

(1)《序》

《序云》:“裴几原、刘嗣芳、萧光侯、张宪简,余之知己也。伯牙

之琴，嗟绿绮之长废；巨卿之骥，驱白马其安归？”这是萧绎怀念已故友人的话，提及的裴、刘、萧、张均为萧绎布衣之交（《南史·本纪》），裴子野，字几原；刘显，字嗣芳；萧子云，字景乔；张缵，字宪简。四人中萧、张晚死，在太清二年（548）（《梁书》本传），故《序》作在太清二年之后。

（2）《兴王篇》

本篇历列各朝较有作为的皇帝，梁武帝也在其中，称其“即位五十年，至于安上治民，移风易俗，度越终古，无得而称焉。”按，梁武从天监元年（502）即位，至太清三年（549）五月饿死于台城，在位几五十年。则《兴王篇》定稿，在549年以后。

（3）《后妃篇》

本篇纪历代后妃之有德者，其中最详者为萧绎生母阮修容。有关年代的记叙为：“（阮修容）大同九年大岁癸亥六月二日庚申薨于江州之内寝，春秋六十七”，“大同九年”即543年；又，“（绎）每读孟柯、皇甫谧之传，未尝不拊膺哽恻也；读诗人劳瘁之章，未尝不废书而泣血也。乙丑岁之六月，气候如平生焉，冥然永绝，人无瞻奉……”。此段为萧绎怀念母亲之文字，乙丑岁即大同十一年（545），故此文当作于545年，载入《金楼子》，大概是成书时录入。

（4）《聚书篇》

此篇历纪自己聚书之经过，篇末云：“吾今年四十六岁，自聚书来四十年，得书八万卷，河间之侔汉室，颇谓过之矣。”按，萧绎享年四十七，此云四十六岁，则本篇作于承圣二年（553）明矣。

（5）《说藩篇》

此篇历纪名藩王之事，记齐竟陵王萧子良时云：“（子良）好文学，我高祖、王元长、谢元晖、张思光、何宪、任昉、孔广、江淹、虞炎、何逊、周顒之俦，皆当时之杰，号士林也。”此称高祖，为梁武帝萧衍之庙号，可证本篇作于太清三年梁武死后。

（6）《立言》上、下篇

上篇云:“窃慕考妣之盛,则立尊像。”按,父死曰考,母死曰妣,则此文作于太清三年之后。

(7)《著书篇》

此篇虽没有明确的年代可考,但从所录作品达三十八种之多来看,定当作于萧绎晚年,是他对自己的著述作整理、总结的表徵,但未著录《金楼子》,说明此文作时《金楼子》尚未完成。

(8)《自序篇》

篇中云:“及以大儿南征不复,继承国讳,遂念灰灭,万虑尽矣。”此言“大儿南征不复”指其长子萧方等南讨河东王、湘州刺史萧誉,兵败而死,时在太清三年三月;“继承国讳”指梁武于太清三年五月饿死于台城。则此篇作于太清三年之后。

《箴戒》、《终制》、《戒子》、《捷对》、《志怪》、《杂记》诸篇无确切可考之创作年代的记载。

以上是对《金楼子》中创作年代大致可考的篇目的逐一考证,其中四篇以梁武之卒年为凭。需要补充的是,梁武帝于太清三年饿死于台城,萧绎得知后,由于战事正急(时正紧攻河东王萧誉),怕公开国讳后影响战事,故匿不发丧。《通鉴·梁纪》大宝元年载:“绎自去岁闻高祖之丧,以长沙未下,故匿之。壬寅,始发丧,刻檀为高祖像,置于百福殿,事之甚谨。”此言“去岁”,说明萧绎匿梁武死讯达一年之久(从549年5月—550年4月),那么《金楼子》中提及梁武庙号的篇目肯定作于550年之后。

3.《金楼子》创作的大体时间

通过以上考证,可知《金楼子》作于萧绎晚年。《金楼子》提及的最晚年代为553(《聚书》),似可定《金楼子》完成于550—553之间。然细察之,大宝元年(550)正是侯景叛乱猖狂之时,巨猾当前,萧绎忙于军务,要安心著述一家之言,则可能性极小。相对而言,552年3月平乱之后,萧绎以平乱之功而为“遐迹乐推”(《梁书·本纪》),登极已成必然之事。尽管他登极后仍战事不断;但就创作而言,其著

《金楼子》一书,对自己的思想、经历、学术作一总结^⑤,应当是合情合理的。而且,《金楼子》中独立创作的篇目较少,多为摘引、收集同类资料,同时也收入萧绎某些旧作,如《后妃篇》中萧绎祭母之文、《著书篇》中各书之序(《忠臣传序》、《丹阳尹传序》、《职贡图序》等)。就收集的资料言,多为正史所载,对于萧绎这样博学之人,这些较常见的资料之收集当不太费时;唯《立言》中有不少警言创见,似较费时,但积一两年之功,也完全有可能完成。故定《金楼子》完成于552-554年间,即萧绎登极之后。这与前文所言“《金楼子》不会仓促间成书”并不矛盾。

注:

①《金楼子·志怪》、《杂说》、《捷对》三篇记载有很多志人、志怪小说,若去粗取精,从中选出一些精彩片段来,亦可丰富魏晋南北朝小说之内容,并有利于加深对此期小说的理解。可惜文学史家、小说史家极少有人注意过,这对于文学史、小说史及《金楼子》研究,均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。

②萧绎在《金楼子序》中说:“由是年在志学,躬自搜纂,以为一家之言……今纂开辟以来至乎耳目所接,即以先生为号,曰《金楼子》。”可见《金楼子》之著,是萧绎的宿愿,命名为“子”,表明他敢以此书并列先贤的自信。

③《南北朝文学编年史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0年版,p465,p537。

④刘汝霖先生将《金楼子》的作时系于承圣二年。上海书店出版社,1992年版,p436。

⑤《金楼子》的思想内容,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:一、对传统文化(相对于萧绎而言的传统文化)和历史经验、教训的反思;二、对自己生平经历、学术、思想的总结;三、文人猎奇的志怪杂说。对此,笔者另有文章,兹不细述。

作者工作单位: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所